

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中有一个细节：关中农民喝完麦面糊糊，用舌头把碗的四周舔得干干净净，如水洗一般。这个细节极其真实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的祖父就是这样的，他每顿吃毕饭，必定要舔碗的。家里的任何人，吃馍的时候，就是有米粒大的馍花儿掉在地上，祖父都要用手指头把那馍花儿粘起来，送进嘴里。祖母活着的时候说，祖父是木匠，每次外出给别人家盖房子或者做家具的时候，必把家里人要吃的米、面、盐、醋按人头量好，其他的粮食与调料，祖父就锁起来。然后，他将钥匙带走了。

其实，那时候我们家并不缺粮食，可是，祖父对粮食珍惜如命。夏收时节，每次扬完场，扫帚扫不到的地方，遗落的麦粒，祖父蹲下来，一粒一粒地捡拾。在祖父看来，有粮食才有命，粮食是人活着最基本的条件。祖父是从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的关中大饥荒中活过来的。那一年，我们关中饿死了不少人，绝户的也有。祖父那一代人是从饥饿中逃出来的，对粮食有很深的情感。

其实，我年轻的时候，也深深体验过饥饿的滋味。那时候我们家已经败落了。每年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四处去借粮食，看惯了眉高眼低，习惯了被人羞辱，只要能借到粮食，即使给人家下跪也无所谓。我深刻体验过，在饥饿面前，人是没有尊严可言的。我记得，有一年已经搭镰收割小麦了。我们一家人给生产队割毕麦子收了工，大约下午一点多了，大家回到家里一看，锅冰灶凉，母亲没有做饭，也不知道哪里去了。我已饿得坐在房檐台阶上一句话不想说。过了一會兒，母亲急匆匆地回来了，她额头上汗珠滚滚，手里提着一个面口袋，进了灶

我们的粮食

□冯积岐



房。原来，母亲外出去借面了，家里断顿了。直到母亲下世，我也没有问过，母亲是在什么地方要的面。我不能张口，也不敢张口，我担心我一问母亲，会控制不住自己而放声大哭。

分田到户以后，我们一家对粮食分外珍惜；宁愿穿朴素一些，也不把粮食卖掉去买衣服鞋袜。1995年，举家进城时，我们竟然积攒了十六石小麦（一石为一百斤）。因为要在西安城安家，小麦没法运过去，我心疼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把这十六石麦子给了亲戚。

简

□黄丽娟

有一款服装品牌叫“简”。喜欢它，不为别的，只为“简”这个方块字透着一份生活的禅意。

读这个字，也总会让我想起那个叫“简”的西方女子。那段曾经听了一遍又一遍的结尾——由邱岳峰和李梓演绎的那段对白令我记忆犹新。“有人吗？谁在那儿？”“是你，简。”“真的是你。”简简单单的对白，一个短促的口气，一个小小的停顿，一次语调的微微提升，无不近乎完美。是听出来了，就在这平淡和克制中饱含着人世间最真挚温暖的情感，令人刻骨铭心。

习惯了电脑打字，但向往古时的“竹简”之书。每每想到它，我眼前总会出现这样一幅美好的画面：一女子安静地就坐于案牍前，背影如画。身侧，香炉袅袅，女子轻展竹简，面露桃色，欲言之意似涨潮春水，思量片刻，轻拢红袖慢试笔，点点柔情化墨痕。

喜欢“简”，也就喜欢了简单的人事与物。对待生活，若能持一种简单的心态最好。

经历了绚烂至极的岁月，才女张爱玲晚年的生活却趋于简单：屋里没有家具，睡觉就在地毯上，吃饭甚至用纸做的盘子。不是张爱玲落到没钱买家具的地步，而是，作为一种生活姿态，在她生命的最后，简约、淡泊取代了现实的熙攘和纷杂。她说过：花儿开放是为了凋谢。而这样的花儿，凋谢的时候，也由绚烂归为平淡了。

语言大师林语堂所提倡的生活更是简单。他说过，平安祥和就是福。在他看来，所谓的福是这样的：睡在自家的床上；吃父母做的饭菜；听爱人给你说情话；跟孩子做游戏。在林语堂眼里，简单，也可以是一种福分或者福气，它跟财富、地位无关。

读杨绛的《我们仨》，深深感动于这对文坛伉俪携手一路走来的那份简约厚重的情意。他们的生活虽简单却又不乏品位。凡进过钱钟书家的人，都不禁惊讶于他家陈设的寒素。沙发都是用了多年的旧物。多年前的一个所谓书架，竟然是四块木板加一些红砖搭起来的。原来，简单生活，简单的仅仅是物质；作为精神享受，它融合在生命的脉络里，像窖藏千年的美酒，丰厚而又醇香。

然而，在这个日益浮躁、利欲熏心的物质社会，我们都忙于争名夺利，居功自傲。我们的行走、呼吸，无时无刻不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之中，我们在功利的海洋中苦苦挣扎，到最后心力交瘁，徒劳而返。而那些怀着一颗简单心的人却在这繁华与冷清、喧嚣与沉静、华丽与素朴中寻觅到了平衡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月亮升起来了，黄黄的，像一只薄薄的金黄月饼。地上，黑的、白的界限清清明明，树影摇摇晃晃。村庄上静得很，庄心河银晃晃地流着，水声脆脆地唱着。

我们出发了，外婆家里的小狗大黑也跟着在后面。干什么？偷月饼！偷东西，肯定不是好人，连狗见了也要咬。但在红蜻蜓故乡，却是古朴淳厚的乡风。中秋晚上，每家每户都要焚香敬神，“中秋不敬月，出门遭雨雪”。在自己家的天井里，小桌上供上几块月饼，一大碗煮熟的老菱，一管长长的整藕，点燃一炷香，主人在缭绕的烟雾之中作个揖，说几句吉利的话，然后便回到屋里睡觉，一任月光和清风欣赏品尝。倘若黎明时节，月饼不见了，那最好，全家都高兴。

不知怎的，这乡风渐渐不那么浓了，人们对它有些“淡”。已有好几年吃不上月饼了，连糯米元宵也有点勉强了。听说，藕塘填了，水面上，只能放水浮莲，吃不到菱了，糯稻不种，自留地也只能偷偷地栽。我和弟弟、妹妹就只有靠“偷”了。原来还可以多“偷”几家，现在“偷”不到了。我们只有到月婆婆家去了。

月婆婆，人说她是个老姑娘。我也不懂什么意思，只晓得有一个人住在那又破又矮的小草棚里，是“五保”。她是一个盲人，但走起路来像明目人一样，从来没有跌过跟头，每天还到河边拎水回来用。她靠搓绳卖几个零用钱。每年中秋，月婆婆总要备十几块月饼供供月亮，而“月神”对她又特别“给脸”，每次总要吃得光光的。

踏着一路水似的月光，我们几个来到了月婆婆的家门口，悄悄蹲在她屋前的草丛中。月婆婆从草屋里出来了，她瘦精精的，满头银发，双手端着两只大碗，黑乎乎的，大概

“偷”月饼

□王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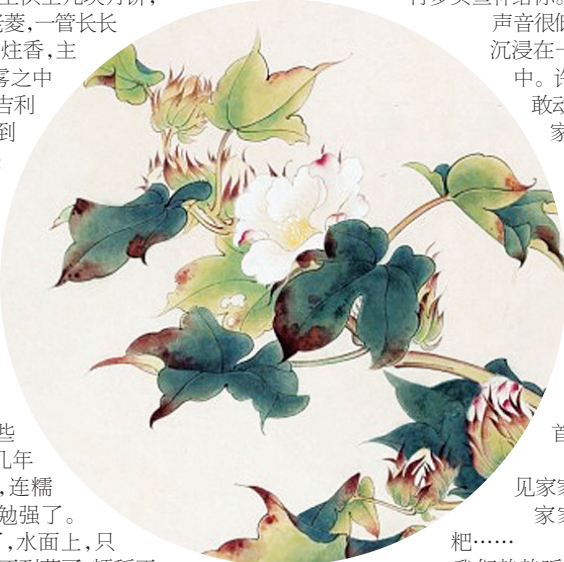
是刚出锅的老菱，放到供桌上。真怪！哪来的老菱？心急的小胖就要下手，我忙按住他。月婆婆又出来了，颤颤巍巍的双手捧的，是月饼！好像掉了一片饼屑子，月婆婆拈起往嘴里送，又停在半空中，放回，将缺角凑上，那股诱人的油香和甜味散布在空气里，袭扰我们的胃。月婆婆双手呈拱状，向东天那团圆月作了个揖，然后喃喃自语：“月公公，今年我搓的草绳价钱低，只能买四块，让你挨饿了，明年，再多买些补给你。”

声音很低，很虔诚，我们都沉浸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。许久，我们都没有敢动，我们有点想回家了，身上凉润润的，下露水了？月婆婆拿出一张小板凳和一捆捶熟了的稻草，搓起绳来。一股金黄的小溪从她两掌之间涓涓流出，她轻轻哼起了一首古老的歌谣：凉月巴巴，照见家家；家家欢乐，天天吃粢……

我们静静听着。许久，她放手中的活，走进屋里，好像睡下了，好像是在叹息，一掣金色的草绳愣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我想起了什么，挪了一下身子，又往回一缩，又挪了一下，最后爬出草丛，蹑手蹑脚地走近小桌，将四块月饼捧到手上。小胖和我弟弟跑来帮忙抓菱角，谁知慌忙之中将两只碗碰倒在地，清脆的声音划破寂静的夜。月婆婆的白发在窗口出现了，我们好像看到了她的笑容……

如今，月饼品种繁多，且属于高热量的食品，孩子们也不会盼着吃了，每年中秋前后，女儿看我早饭都用月饼当主食，就说：爸爸，高糖高油、少吃。我说，我吃的是童年记忆。



谈天说地

筷子上惜福

□周半农

世上美味，唯识之者可享，也唯惜福者可享。《山家清供》里有一则笔记：“东坡一夕与子由饮，酣甚，捶萝蓏烂煮，不用他料，只研白米为糝，食之。忽放箸，抚几曰：‘若非天竺酥酪，人间决无此味。’”

懂得品味美味的人，即便只是煮一碗萝卜粥，也能吃得十分美妙。并不是菜品丰盛，才能显得富足，珍惜资源，合理有效利用，为长久大计考虑才是正道。

《唐语林》中记载过一则逸事，说是唐肃宗仍是太子时，曾侍候玄宗用膳。当他把切过肉、上面还沾着油脂的刀子，往胡饼上抹拭时，玄宗看到，很不高兴。直到他拿起胡饼送进口中之时，玄宗才露出笑容。

粮食的浪费，是全球性的大问题。英国人朱利安·巴吉尼的《吃的美德》一书中，有一篇《食物浪费与饮食过量》，援引一份资料说，“全球粮食总产量的30%至50%还没进入人的胃就损失掉了”。在有的国家，最多可能有80%的稻米作物未能到达餐桌，大部分被破烂运输车辆洒了，要不就是碰撞损失了、发霉变质了、被老鼠咬了。此外，“英国每年要扔掉68万吨面包，约占总购买量的三分之一”。

粮食的浪费，触目惊心。事实上，这个地球上仍有许多人填不饱肚子。当我们拿起一双筷子的时候，应该试着去感受食物的美好与珍贵，不管它是一块豆腐，还是一棵青菜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杨军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冯漫

零售
专供报



6 935970 566666